

爱德华·冯·凯泽林著

孙江琪译

罗莎·赫尔茨小姐

上海译文出版社



Eduard von Keyserling
FRÄULEIN ROSA HERZ

本书根据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年 6 月版译出

罗莎·赫尔茨小姐

[德]爱德华·冯·凯泽林 著

孙汇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327-1234-6/1·725

定价: 6.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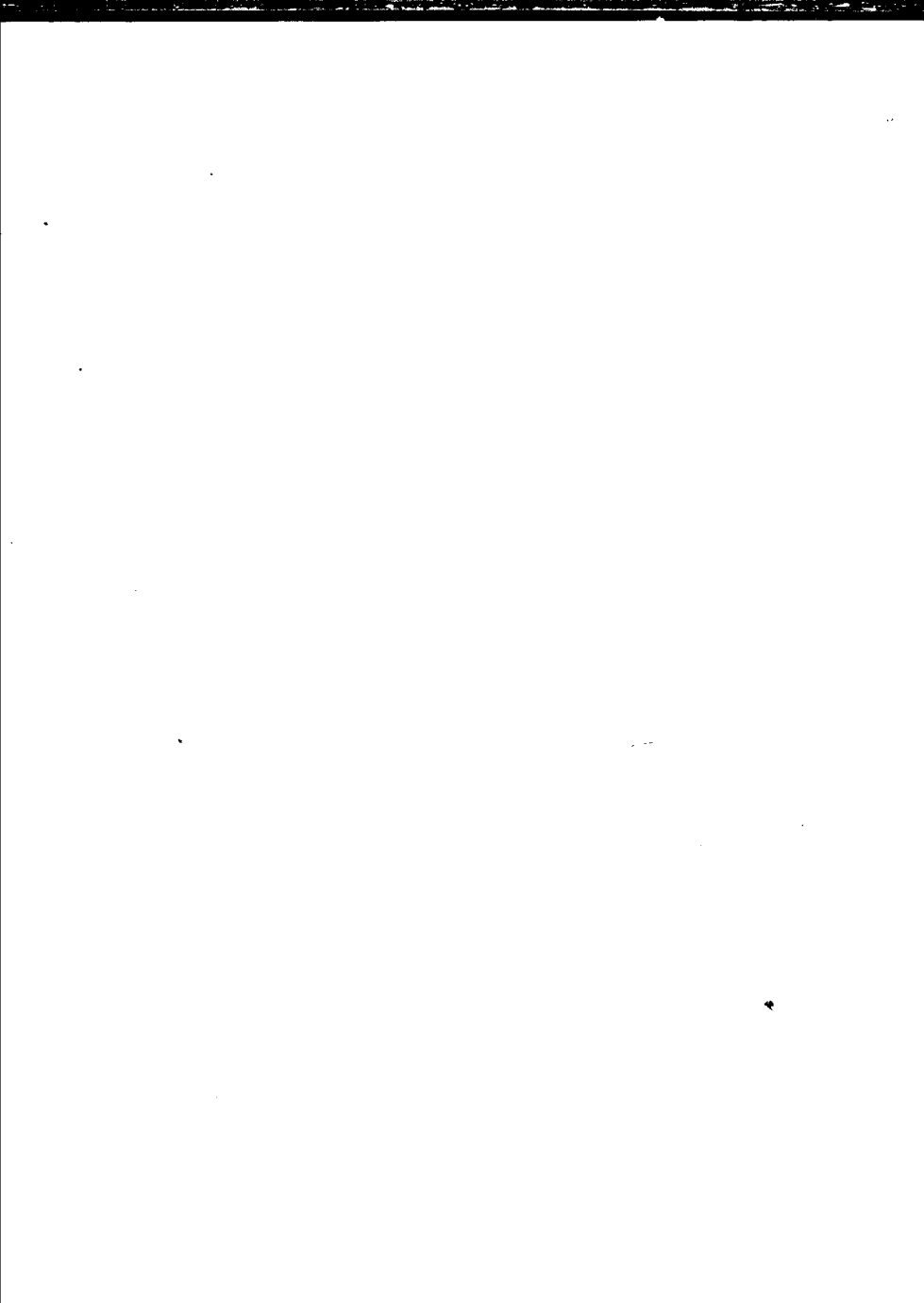
(沪)新登字 111 号

爱德华·冯·凯泽林著

孙江琪译

罗莎·赫尔茨 小姐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一章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罗莎·赫尔茨小姐降生时的那个地方。她的摇篮在哪里，她究竟是否有一只摇篮，这谁能知道呢？！人们对罗莎小姐的那一段生活是捉摸不透、情况不明。

药剂师克拉佩卡尔先生肯定是一个少见的、目光敏锐的男子。他在首都度过了半年时光，毫无疑问，那次逗留的收获是使他善于处世，受教育，在判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抱怀疑的态度；而且他还有人人都承认他所具有的那些品质。他可能也有点圆滑；但是，“我的天哪，”他说，“在这个堕落的大都市里谁能够免遭非难呢？！”每当话题转到罗莎·赫尔茨身上时，克拉佩卡尔先生就习惯地说：“您的出生地在哪里？啊，上帝，谁该知道这个地方呢？！这样一些可怜虫像夏天雨后的蘑菇那样无声地、突然地冒出来了。偶尔一次，在两幕之间出现间歇的时候，在旧布景后面，我知道什么呢？！观众边鼓掌边喝彩。然后导演走到前台，表示感谢，因为仙女或者天使没有出现，她身体不适……而在一个角落里人们听见婴儿的啼哭声。在一件蒙上灰尘的纸板盔甲里，就在剧院的一把摇摇晃晃的王位上放着一样东西，它被用旧纱布裹着，还发出啜泣声。这

就是那个孩子，这某某小姐便是罗莎小姐。人们用全是破烂的东西裹着她，而且这也能对付下去。您相信，赫尔茨太太和这位既活泼又年轻的先生自己最终会回忆起与这孩子有关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吗？绝对不会！这一切进展得这么快；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事我知道。”

克拉佩卡尔先生有什么不知道的呢？！像往常一样，在这里他是对的。罗莎的母亲是个芭蕾舞演员，她的父亲也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无可奈何地巡回演出的期间罗莎出世了，但是她的降生却夺走了可怜的赫尔茨太太的生命。赫尔茨先生感到悲伤、孤独，他舞跳得太累了，他渴望有一种平静的生活来替代他那不安定的日子。这个想法实现了，他又思念起自己的故乡。

他的父亲为人正直，是个鞋匠，他感到遗憾的是，儿子在少年时离开了家乡，为了获得他那流芳百世的荣誉，而不肯为别人的脚操心。现在他的年迈力衰的赫尔茨渴望回到宁静的故乡。他的父亲早就去世了，但是，对他来说，还有一个妹妹活着；她是一个好样的妹妹。当赫尔茨先生失去妻子时，伊娜·赫尔茨小姐写来一封框上黑边的家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兄妹般的同情和善意的劝慰。在结尾处，这个心地善良的妹妹说：因为小罗莎失去了母亲的照料，所以他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她这里来；她想照料这个孩子，做她的第二个母亲。赫尔茨先生被这深深的爱打动了，便决定托付心地善良的妹妹不仅照料这个孩子，而且也照料他自己。于是，他就带着女儿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最初，伊娜小姐虽然对事情的转变感到有些震惊，但是她

那无畏的心灵使她熟悉了新的生活情况。赫尔茨全家和悦地吃着一锅饭，相处和睦地靠伊娜小姐的一小笔财产为生，因为赫尔茨先生仅仅把僵硬的腿和白发从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解脱了出来。“通过跳舞挣的钱，”他说，——而且他那时舞跳得很多——“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不固定的收入！”

伊娜小姐用那种温柔的献身精神来照料这两个受她保护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在生活上受过挫折的老年妇女的心灵来说，这种献身精神似乎是奇特的，似乎要表现出友爱的精神。现在芭蕾舞演员的这双疲劳的脚可以穿上舒适的拖鞋休息了，这种平静的、秩序井然的生活使这个饱经风霜的戏子有一种深深的舒坦感，他从心底里感到满足。赫尔茨先生是一个鳏夫，而他的妹妹却变成一个老处女。他经常去教堂，成了贫民协会的会员；他勤奋地收集城市的各种小事，以便热心地将它们一一解决。如果人们看见赫尔茨兄妹在一起，那么他们会认为伊娜小姐比她的兄长更刚强、更果断。

伊娜小姐在小罗莎身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她全身心地照看着这孩子，让她在自己的脚边的地毯上玩耍；晚上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唱歌，直到孩子入睡为止；她经常带孩子去教堂。虽然在做礼拜时罗莎睡着了，但是伊娜小姐还是认为，孩子呆在教堂里必定是有益的；因此，她可能也希望通过做礼拜能祛除某些在这个孩子出生时起着作用的世俗的影响。

在赫尔茨先生休息了一阵子以后，他又产生了渴望工作的想法，只依赖妹妹的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他。在市立文科中学里有一个体操教师的职位空着。他申请，并得到了这个职位。此外，他每年，从圣诞节到四旬节^①，自动提出给这座城市

的年轻先生们和女士们上舞蹈课。

当一天早晨伊娜小姐让人向自己的兄长通报，他别再指望她来吃早饭时，这种和睦的、共同的生活大约持续了好几个春秋；她不来吃早饭，是因为她身体不适，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然而，在十二点钟左右，当他从文科中学回到家时，他发现妹妹不在客厅里。他急忙跑进她的卧室。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小罗莎坐在旁边的水泥地上，玩她姑母的垂下来的手。伊娜小姐已经归天了。

这个损失使可怜的赫尔茨先生受到沉重的打击。对忠实的爱不仅使他伤心、流泪，而且除了这个勇敢的、坚强的女伙伴之外，他不习惯照料自己和孩子。如同一个慈善的天命一样，伊娜小姐照料他，在作出一项决定时使他避免任何激动。现在，这根支柱倒了，他感到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许多邻居都急忙跑过来吊唁，他们惊奇地注视着这个像一个孩子那样哭泣的老年男子，他亲切地抚摩死者的手臂，并一再重复道：“妹妹，现在我怎么办呀？谁来照料罗莎？妹妹，你就这么走啦！”

在这个场合克拉佩卡尔先生看出：“这样一个退出舞台生涯的人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基督教徒有更多的感情和自信。”

年老的女佣人阿格娜丝·施托克迈尔替自己的女主人穿上黑丝绸的圣餐服，给她戴上黑色的尖顶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塑像放在她那苍白的手里。这样，人们就把伊娜小姐抬到公墓。牧师拉泽尔在坟旁念诵了使人虔诚的祷词，在发

① 四旬节 (Fasten) 是复活节前的四十天里的斋期。

言时他没有充分地颂扬这位死者的功绩，但预言她会得到善报。无数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一面用手帕擦泪，一面交头接耳：“死得太突然吗？”“是的，一种平静的死！”“谢天谢地！”后来这一个或那一个人对着明亮的、三月的太阳眯起眼睛，富有感情地说：“对于她最后一次旅行来说，她碰上了一个真正的好天气。”赫尔茨先生脸色苍白，现在他站在墓穴前，抓住帽子上的绉丝佩带，眼睛朝下看。阿格娜丝·施托克迈尔抱着小罗莎，她身上被紧紧地裹着一块卷边的布，她惊奇地望着所有的严肃的人，她那娇嫩的小脸蛋上的脸形走了样，好像她想哭一样。

现在，在赫尔茨的家务方面，阿格娜丝·施托克迈尔担当起她的女主人所扮演过的角色。她理财、教育罗莎，对管理伊娜小姐留给她兄长的那一小笔财产也施加某种影响。赫尔茨先生也乐意顺从这位新的女管家，他真高兴，他又可以沉醉于他那习以为常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他经常出去，晚上坐在俱乐部里玩惠斯特^①。此外，一切照旧。伊娜小姐的女友沙恩克小姐是市立女子学校的校长，她有时来看罗莎，当时机成熟时，她便给罗莎上初步的课程。

^① 惠斯特（Whist）是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

第 二 章

当罗莎·赫尔茨年满十七岁，成为沙恩克^①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时，在这座小城里人人都承认罗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快乐的好孩子。只有一点人们有权责备她，那就是：即使她没有某种使人信服的理由，她也自以为有权旷任何一节课，仅仅因为太阳照得特别亮，或者因为，正如她所认为的那样，今天沙恩克小姐的脸使她特别厌恶。每当她的女同学们坐在课桌旁，紧张地望着女教师应该进入的那扇门时，罗莎就镇定地把那顶栗色凉帽戴到她那长着金发的头上，面带亲切的笑容，离开了教室，仿佛她在做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对此，不管是惩罚性作业，劝告，还是最严厉的训斥都不可能奏效。

她下楼，漫不经心地走自己的路，好像不存在可能遇见她的女教师一样。她迈开脚步，更加有力地用脚尖着地，这就使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夏季灰外套的整个身体东摇西摆，这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动作，正如人们从平民出身的那些男孩子身上经常发现这种动作一样，他们的手脚不会通过一种压力而受到束缚。她的金发在弯曲的帽子下面飘动；这头发太轻，以致不能长久地保持整齐。在笔挺的、圆圆的鼻子下

面长着一张非常动人的嘴，嘴唇略微厚了一点，但却有性感，不过嘴角非常尖，而且是向上翘的，这就给她的脸增添了聪明伶俐、若有所思的色彩。但是，这双眼睛使这个姑娘生气勃勃，它给人留下其性格的总的印象；这双圆溜溜的、淡蓝色的眼睛长在微红色的眉毛下面，这蓝眼珠是那么容易接受光明和喜悦，并能射出一种强烈的，几乎是刺眼的光芒。

罗莎沿着这条窄胡同的花园篱笆缓慢地行走。一个使女在花园中的一条路上正同一个孩子玩耍；罗莎一面向她挥手致意，一面低声吟诗，她心不在焉地从灌木丛上摘下被阳光晒热的树叶，以便把它们又撒到地上。这条“学校胡同”一直通向“城市花园”，它是市民的骄傲；这里有一块优美的草地，还有一座座低矮的、人造的山丘；这里还有一座被涂上绿漆的吊桥；小巧的园亭比比皆是；在一块块圆形的草坪上生长着幼小的栗树和椴树。花园西面以河为界，但是河窄岸高，因此在这里形成一种奇特的急流。在北部耸立着文科中学那又宽又红的砖砌建筑，校园里还有一座笨拙的、八角形的塔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自由活动学生们可以在里面嬉闹玩耍。

罗莎拐入城市花园的一条小石子路，从一座山丘上向冷冷清清的校园里张望，然后她走进一个开着丁香花的园亭，坐在那里的长椅上休息。她从冒汗的额头上把帽子推到脑后，伸直她那十七岁的细腿，然后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本书，这本书有一张灰色的封面，黄色的标题印在书脊上。有时候，每当她看完一段或者翻过这一页时，她便抬头朝花园里张望。花园

① 沙恩克 (Shank) 是女子学校的校长。

里静悄悄，它沐浴在阳光中。青草被蒙上一层灰尘，它使绿叶出现了淡黄色的斑痕。山丘上的树丛使蓝色的天空染上又粗又浓的深绿色的色彩。一幢带有木阳台的小屋坐落在花园的入口处，在一块白牌子上写着鲜红的大字：这里卖葡萄酒和啤酒。一名服务员懒散地倚靠在阳台的一根木柱上，把背转向太阳，而阳光使这件穿破的燕尾服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

在这条宽阔的小石子路上一位老太太缓慢地走来走去，她每走一步便点一下头。罗莎心不在焉地看着这一切，每当她又埋头看书时，她的眉毛便会微微地、厌烦地向上颤动几下。她在等某个人，她觉得此人未到，是蔑视的行为。

当然！如果在女子学校里罗莎的座位空着，那么在文科中学的六年级必然也有一只空位置。如果罗莎觉得在城市花园里比坐在课桌旁度过自己的时间更加好的话，那么旷课就使赫尔韦格·科尔哈特既胆怯又可笑。他不愿意做这种违纪的事情；不过他在逃学时也缺少那种大胆的、使人们对罗莎不得不感到佩服的镇静，因此他仅仅有时候姗姗来迟。但是，他还是来了。如果罗莎听见他的沉重的脚步声，那么她就更专心地埋头看她的小说，只有当他站在她面前，表示歉意时，她才抬头向上看。

男爵赫尔韦格·科尔哈特爱着罗莎，而她对这也不反对。一个文科中学的学生一到六年级便会谈恋爱。在知己的六年级学生的圈子里经常提到这个美丽的辞藻“爱情”。沙恩克学校，像每一所学校一样，也有许多女生在谈情说爱。在高年级不谈恋爱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每个女生都有自己的“情人”，她们用平静的、做生意的语气谈论此事，就像谈论自然而然的事

一样：“昨天我看见你的情人，他从我身旁走过。”“好吧，就这样！你的情人是谁？啊，原来是这样！我已经知道啦！”随后含义深刻的目光、微笑、评论的故事便层出不穷。沙恩克学校的一个女生绝对不会怀疑对方的爱情；只是大多数女生缺少接近自己的情人的机会。玛丽安妮·舒尔茨早就不知道，她该选谁做对象，一直到她在女友们的催促下才最后宣布，她爱秘书法埃尔格罗森。现在，每当这位秘书走过学校，她们便叫喊：“玛丽安妮，玛丽安妮！你的情人走过去啦！”然后这个可怜的孩子便会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张大圆眼，而法埃尔格罗森先生平静地走过去了，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玛丽安妮·舒尔茨。不过，总算还有一个。玛丽安妮真高兴，她终于找到一个情人。罗莎太直接、太活跃，以致她盲目地满足于这些风流事。这位文科中学的六年级学生科尔哈特是她的“情人”。好啊！她给他写了一封信，约他来城市花园会面。从那以后他们会面频繁；由于罗莎大胆，所以女同学们都钦佩她，把她看作为恋爱专家。

每当赫尔韦格·科尔哈特难为情地站在罗莎面前，从头上脱下宽檐帽，擦着汗湿的额头时，他看上去性情好，显得格外亲切。他腰圆体胖，这在其同龄的小伙子身上是少见的。在他的身上线头到处可见，他的双臂和双腿恐怕要把蓝色西服的袖子和裤腿绷破了；他的背脊健壮、厚实，这表明他的整个身体已经具备男人成熟的特点。这张白嫩的、红润的脸从这强壮的躯体上方向下亲切地、天真地微笑，而这双褐色的小眼在红色的睫毛之间射出调皮的目光。剪短了的红发抹遍了生发油，它们长在又低又白的额头四周。

“今天这确实是困难的。”赫尔韦格边微笑边说。“我聪明极了。”罗莎竖起眉毛，问：“什么是困难的？”“什么？”赫尔韦格重复地反问，并慢慢地坐到长椅上。他把双臂支撑在膝盖上，在大腿之间来回摆动帽子，就像一个钟摆一样。“罗莎，您怎么会这样问我？我不生气；但是校长很不客气地谈到我经常逃学。”

“您以为沙恩克不会发现我旷课吗？”罗莎激动地问。

“我该怎么办呢？！”赫尔韦格答道，他小心翼翼地掂着罗莎的一条辫子，注意地观察。罗莎焦急地问：“您只有什么？”然后她笑着问：“您知道您一天比一天胖吗？”

“嗯，知道！”科尔哈特若有所思地问：“您讨厌这吗？”

“我吗？您知道，这与我毫不相干。只是对您来说，不那么胖，就更加可爱。”

“哦！我不生气！我想，这是由于啤酒喝多了。最近我们生活得有点放肆。”

“是这样！是的，这我相信，这大概是放荡。”

“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昨天夜里我们喝酒一直喝到三点钟。”

“您害臊吧！”罗莎友好地催促道：“在大吃大喝时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哦！谈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谈到您，罗莎。”

“我不允许发生这种事。在这样一些放荡、狂饮的场合不该提到我的名字。”

“是以非常赞赏的口气提到您的名字。”赫尔韦格反驳道。

“这我不喜欢。”罗莎继续激动地竭力反对：“你们谈论我

一些什么？您告诉我，科尔哈特！”

“一连串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赫尔韦格感到尴尬，他心不在焉地用手转动她那金黄色的辫子；但是罗莎从他手里抽回辫子，就像从一个应该背诵课文的孩子手里夺走一只玩具一样。“您倒说呀！”她重复道。

“我为您的健康干杯。”

“这对我有什么用呢？！那么好吧！还有什么？”

“好，我说，您漂亮，非常漂亮。”

“陈词滥调！”

“为什么是陈词滥调？”

“不管怎样了。”罗莎催促道：“还谈了什么？”

“我谈了我的爱情。”

“在狂饮的场合下不该谈这种事情。后来谈了您的爱情，科尔哈特，这是胡说八道。”

“完全不是！”赫尔韦格急忙叫道：“我真的爱您！这您是知道的，否则校长就完全不会找我的麻烦。”

罗莎耸耸肩膀，但是这个论证还是使她明白了。这时他们俩都沉默不语。赫尔韦格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情人，一面愉快地微笑。他偶尔用一个手指小心地碰一下罗莎的手或者温柔地抚摩她的夏季灰大衣。罗莎没有注意这，而是聚精会神地用鞋跟在沙土上刨出一条深沟。赫尔韦格又开始说话，他评论说：侍应生海因里希站在柱子那边，像一只挨揍的猴子；他叫罗莎注意那个老小姐，她停止散步，用刺耳的、哭诉的声音说话：她一面叫“马克斯，马克斯！”，一面挥动手帕。

“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婆！她的狗叫马克斯！只有一个老处女才会想出这种事情。如果我有一天单独碰到这个畜生，那么它就该……”赫尔韦格说，但是谈话不能进行下去了。令人发困的午休使这两个孩子感到疲倦，昏昏欲睡；那种毫无生气的、无声的宁静，就像一层颤动的披纱一样，笼罩着草地和砾石；笼罩着山丘和树木；笼罩着这幢瑞士式房屋；笼罩着侍应生海因里希和这位老小姐；她一声不吭地、一动不动地、孤独地和克制地站在那儿，因为她的马克斯没有过来；阳光灿烂，那种使人烦闷的宁静笼罩在校舍的上空，仿佛校长在场一样，他把任何的活泼的活动压下去了，好像他为上好课排除干扰似的。整个大自然是宁静温暖的和满是灰尘的，就像一间教室一样；只是偶尔有一只蟋蟀低沉地、干巴巴地唧唧叫，才打破这沉默；然后这鸣叫声听上去就像一根弹簧在一只笨拙的学生手里嘎嘎作响一样。

罗莎和赫尔韦格并排地坐了片刻，直到文科中学的塔楼大钟敲了一下沙哑的钟声为止。这时他们分手了。赫尔韦格握着罗莎的手，充满感情地说：“祝您安好，罗莎！我不久能见到您吗？”罗莎边点头边用力拍掉赫尔韦格上衣上的灰尘。然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罗莎必须又退回到这条学校胡同，以便回家。她一面若有所思地挥动自己的书包，一面抬头望着房屋的山墙，仿佛它们越过栗树，困倦地俯视着她似的。偶尔有一扇被打开的窗户使明亮的景色产生一个黑洞，犹如一张一上班就打呵欠的嘴。这时罗莎想着赫尔韦格，并对他不满意。他身材粗壮、臃肿；上帝啊，他提出那些庸俗的问题，还边晃动边抚摩她的手

和辫子！无疑，这是可笑的。她微微地一笑，然后又叹息。

罗莎的住所位于三楼。赫尔茨先生从这层楼的一扇窗户里期待地等候女儿归来；当他看到她时，他就向她点点头。随后他便产生那种奇特的欲望，即从窗户里向外看，以便引起大街上的某个熟人的注意，尽管这没有一点目的。为了重视这，罗莎对这位点头的、白发苍苍的家长已经非常习惯了。她缓慢地上楼，在她走进客厅时，她不作任何问候，而是严厉地问：午饭是否准备好了？“当然！”赫尔茨先生说，他试图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拍拍女儿的面颊，但是面颊从他那儿缩回去了，这样，他的两个手指充满深情地拍了一个空。

这房间处处都打上了已故的女主人的烙印。到处可见奇特的、无用的小玩意儿，它们都按习惯放在孤单的老年妇女的房间的四周：其中有用羊毛和丝绒做成的、令人费解的怪物，五光十色的瓷器小塑像，完全无用的瓷釉篮子，已经皱起来的纸花，这些纸花也许曾给某人戴过或者令人想起某件事情，现在它乏味地、没有表情地搁在那儿，而且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存在于世界上；它们蒙上了一层灰，而且不受人重视，像它们的女主人一样，仿佛死去了。

许多又宽又重的红木家具都套上了黑色和红色的呢绒套子，这就使房间变得狭小了。鞋匠赫尔茨的一张达该尔^①银版摄影术的遗像挂在五斗橱的上方；但是人们对此只能区别出这肥大的白披肩。五斗橱上放着家庭的藏书，其中有六本兹荷开^②的中篇小说，阿伦特的祈祷书，席勒的诗歌和三年全

① 达该尔(Daguerre)是法国银版照相发明者。

② 兹荷开(Zschokke, 1771—1848)是瑞士小说家。